

燕梦卿与林黛玉比较研究

莫罗红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燕梦卿和林黛玉是中国小说史上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淑女形象的理想化呈现。她们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以“草木”喻人,借物之高洁品质来写人之清净性情,并暗含人物的命运走向;情与礼的融合,表明作者对自然人性的欣赏;以早逝为结局的人生命运,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的书写模式,体现出作者对现实人生的种种思考和感悟,而不讳谈生死的写作态度则是作者肯定了死亡对美善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燕梦卿;林黛玉;“草木”;情礼;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35-05

燕梦卿与林黛玉分别是《林兰香》与《红楼梦》中所着力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承载着作者的叙说愿望和审美理想,在看似不同中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理想中,二者有着明显的相似特征:她们身上都具有“草木”本性,燕梦卿以“兰草”作喻,林黛玉前世为“绛珠仙草”,今生寄性情于“芙蓉花”、“湘妃竹”。燕梦卿以孝女、节妇、贤妻为人生的生活内容,恪守着礼教规范,从不越矩一步,然而这看似甘愿沉默于封建礼教的女子,却又浑身充满了自主个性色彩,林黛玉以爱情为生活的全部内容,敢于真实地表露自己的爱恋,然而看似不在“礼”的范围之内,却从未越出“礼”的范畴,她们或于范式之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或是于个性之中表现出理性,其实质都是在情理之中述说自然人性。燕梦卿与林黛玉最终以早逝为结局,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的叙述模式,于死亡之中表现了作者对忠贞、清净之美的追求,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观照,因此,燕梦卿与林黛玉的早逝是作者实现其审美理想的必然方式。然而在肯定死亡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林兰香》与《红楼梦》对“死亡”显示了不同的情感倾向,燕梦卿之死在肯定忠贞之志的同时表现出作者对功成名就的渴望,对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创作理念的认同。而林黛玉之死不仅是作者对清净世界的追求,也是作者对人生之大悲大美的体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林黛玉之死具有比燕梦卿之死更沉重的悲剧色彩,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p371}般无迹可寻的大悲之叹。

一、“草木”:性情与命运的载体

燕梦卿和林黛玉身上都具有“草木”之性,这不仅使她们的人身品格获得自我呈现,更暗含了她们的命运走向。《林兰香》中,燕梦卿被赋予“兰草”身

份,“取燕姑梦兰之意。古语云‘兰不为深林而不芳’”^{[2]p1}。“燕姑梦兰”这一典故源自《左传·宣公三年》:“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修。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3]p768}之后,燕姑果然受到郑文公的宠幸,于是生下了郑穆公,并给他取名为兰。此处用这一典故来解释燕梦卿的“兰草”身份,既取“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之意,来赞美燕梦卿幽闲贞静的高洁性情,也暗示燕梦卿的才能如梦兰而生的郑穆公一样不会被深林所掩蔽:“透出林端,真难藏幽兰之郁郁。”^{[2]p40}“不为林深便不芳,幽兰风度自非常。”^{[2]p41}同时,这种以香草喻人的写作手法与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来昭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有着共通性,在《楚辞》中,屈原多次写到“兰草”这一意象:“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4]p4-5}(《楚辞·离骚》)“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4]p156}(《九章·悲回风》)对于屈原笔下的这些“兰草”意象,王逸《楚辞章句》注曰:“兰,香草也,秋而芳,佩,饰也,所以象德。……言己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芷以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4]p5}以“兰草”比德,肯定了“兰草”的清洁之于人的积极意义。之后黄庭坚的《书幽芳亭》更是对兰草的高贵品质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赞扬:“兰生深山丛薄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含香体洁,平居于萧艾同生而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是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5]p705}正是因为“兰草”所具有的高洁品质,因此,当燕梦卿与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作者的审美心理及其对燕梦卿的肯定态度也就变得明朗起来了。而整部小说也正是围绕着燕梦卿孝女、贞妇、贤妻这三重角色而展开叙述的,同

收稿日期:2014-06-22

作者简介:莫罗红(1987-),女,湖南邵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时借鉴屈原“香草美人”的创作手法也暗示出燕梦卿与屈原相似的命运。

同样,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前世是绛珠仙草,因受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而下凡报答他:“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1]P8}关于绛珠草的本真面目,学界作出了很多研究,但都没有脱离脂砚斋所认为的“绛珠”即是“血泪”之意:“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关于“血泪”这一典故出自东晋王嘉的《拾遗记》中所叙的“红泪”故事。说的是魏文帝的美人薛灵芸拜别父母后入宫,一路上泪流不止,用玉唾壶承泪,到京师时,壶中泪凝如血。然而相对于这沾上胭脂后化成的“红泪”,曹雪芹赋予“血泪”以独特意义,是林黛玉倾尽一生爱恋所凝结而成的心血之泪。林黛玉的今生则与“湘妃竹”和“芙蓉花”这两类草木相伴,在《秋爽斋偶结海棠社》中,探春给林黛玉起别号时说:“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1]P489}而林黛玉所居住的潇湘馆也是一个竹林掩映的地方:“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1]P221}以湘妃竹喻黛玉,不仅与“还泪”联系起来,也点明了林黛玉“情情”的个性,即一往情深于有情者。而至《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林黛玉掣出一支芙蓉花,题着一句旧诗“莫怨东风当自嗟”,当时“众人笑说:‘这个好极!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1]P872}“莫怨东风当自嗟”这句诗取自欧阳修的《明妃曲》,其前一句是“红颜胜人多薄命”,因而暗含了林黛玉红颜薄命的结局。之后,当贾宝玉祭奠晴雯之时,却见黛玉从芙蓉花里走出来,这些都可以看出,林黛玉与芙蓉花的关系。以芙蓉花喻黛玉,不仅表明了林黛玉冰清玉洁的高贵品质,不同流合污的本真性情,“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沟渠。”也与“绛珠”“湘妃竹”这二者联系起来,共同勾画出了一个高洁多情的女性形象,并暗含其人物的命运走向。

二、情礼:自然之人性

中国是一个礼文化发达的国家,贯穿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P12}(《论语·为政》)“不知礼,无以立也!”^{[6]P238}

(《论语·尧曰》)因此,“礼”是维系封建社会统治的重要依据。《林兰香》与《红楼梦》在描绘耿府与贾家这两个世族大家的生活面貌的时候,处处表现出礼的规范,然而在刻画燕梦卿与林黛玉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又注重表现她们的个性色彩,尤其是林黛玉,她的小性儿,她的尖酸刻薄无一不是其真实性情的表现。

燕梦卿重礼,孝女贞妇贤妻是其人生理想,德、才、工、貌她最基本的样貌:“论梦卿之德,真乃幽闲贞静,柔顺安详,正是:将如悦悻为邦媛,岂止娇柔咏雪诗。论梦卿之才,颖异不亚班昭,聪明恰如蔡琰,正是:深明闺阁理,洞识古今情。论梦卿女工,真乃天孙云锦,鲛氏冰纨,正是:玉笋分开隋岸柳,金针刺出上林花。论梦卿容貌,不数秀色堪餐,漫道发光可鉴,正是:比玉香犹胜,如花语更正。”^{[2]P2}故而她在父亲遇难的时候,上表章乞代父罪。全义为其作伐时,甘为耿家侧室,“盟好既申,虽无夫妇之实,已有夫妇之名。名分既定,又适他人,则与再醮何异?”^{[2]P29}在为耿朗之妻时,劝诫丈夫,协理家庭。在耿朗生病之时,割指救夫。在耿朗出征之时,断发为甲。在蒙受冤屈之时,不为自己分辨,“因为寡言寡笑,是妇人正理,故不肯多话。倘当初亦要数黑说白,分斤拨两起来,牝鸡乱鸣,成何家法?”^{[2]P183}然而这个德才工貌兼具的女子,在礼的范畴之内,没有丧失掉她的真实性情:“闻说江南并雪开,萧闺何幸一枝来。却怜柔素与奴似,些子春光占帝台。”^{[2]P19}燕梦卿面对舅舅郑文送来的一盆白梅花,于喜爱之中情不自禁地表达出自己希望能如白梅花这般欲与燕京人物分一席之地,在有限的时光中吐露自己绝世芬芳的愿望。当燕梦卿与家人出城告祭之时,面对宣爱娘留在她家墙壁上的题壁诗,情不自禁地用宣爱娘的原韵和诗一首,“写在旧诗之旁。或这女子重至此地,见彼此同情,亦可作不见面的知己。”^{[2]P26}燕梦卿的这些情不自禁都表现出她渴望建功立业、人性的一面。直到燕梦卿将两首诗写在小涛笺上时,才暗忖:“看这隐语,分明是‘宣爱娘诗’四字,但这宣爱娘不知是何等样人?玩其诗意,确是先合而后离者,又不知他所邂逅是男子是女人?我一时孟浪,和这一首,倘所遇者果是女子,自然同怜俦类,不消说得。若是男子,岂不教宣爱娘连我一并牵入混水里去?幸而笔姿未露,名字未显,还可遮饰。……”^{[2]P27}最后将两首诗放在灯上烧了,然而燕梦卿情先于理发,她的情不自禁都是不能忽视的人物个性的抒发。

燕梦卿在礼教规范之中不失其自主个性,林黛

玉则是在离经叛道之中体现其礼教情怀。林黛玉之于文学史一直是一个敢于打破常规,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恋,肯定自己对贾宝玉的爱情,持守着自己的本真姿态,而不束缚于封建礼教中。因此,她忽视传统的金科玉律,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道路,也正因为这样,她得到了贾宝玉的情谊,“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1]P433}故而贾宝玉敢和她一起看《西厢记》这类禁书,“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而她是“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功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馥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之后路过梨香院,听十二个女孩演习戏文时,从中悟出“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1]P315-316}林黛玉对爱情的肯定,对传统的金科玉律的忽视,对俗曲戏文的欣赏,都显示其对情的偏爱。但作为一个在礼教规范下长大的人,其行为始终没有越出礼的范畴,而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对林黛玉如贾宝玉一般的宠爱,不仅在于这是一个祖母对自己外甥女的怜惜,更是因为林黛玉始终都处于礼教规范之中,符合贾母对“佳人”的定义,在贾母眼中,所谓“佳人”定是守礼之人,而不是戏文中所描绘的那般“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个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1]P738}林黛玉之持礼首先表现在她与燕梦卿一样,同样兼具貌、才、工、德之美:其貌,体态风流,“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1]P39}“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拂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1]P49}其才,这是作者着力表现的方面,首先体现在林黛玉房间的布局方面,她的房间“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以至于刘姥姥认为“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在她留神打量了一番林黛玉之后,才笑说:“这那像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1]P533},这从侧面表现出林黛玉学识涵养之深。其次是她的多篇创作如《葬花吟》、《桃花诗》……无一不是其才华最直接的呈现。再看林黛玉之工,小说中没有直接地描写林黛玉的绣活,但也不是无迹可寻,当林黛玉得知贾宝

玉身上的配物被贾政的小厮们解去之后,以为自己绣给贾宝玉的那个荷包也给了他们,于是将“前日宝玉所烦他作的那个香袋儿——才做了一半——赌气拿过来就较。”这个未完工的香袋,透过贾宝玉的眼可以看出“虽尚未完,却十分精巧”^{[1]P234},这恰可以说明林黛玉精于工。再看林黛玉之德,是举止得当,“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1]P39},在贾宝玉做寿夜宴怡红院时,贾宝玉让她靠着板壁坐,而林黛玉“却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宝钗、李纨、探春等人道:‘你们日日说人家夜聚饮博,今儿我们自己如此,以后怎么说人!’”^{[1]P868}这不仅仅只是表现林黛玉喜散不喜聚的性格特点,也表明了林黛玉对礼的遵循。而林黛玉虽与贾宝玉互相爱慕,但也没有因此就顺情而不顾礼,惟悲叹“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1]P434}在贾宝玉用《西厢记》等书中一些言语取笑时,林黛玉因此着恼,“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1]P315}所以陈其泰在《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中说:“黛玉孤凄自叹,无人怜悯。所希翼者,只为心愿或不落空,则此生尚有一知己可以相依以不死耳。然身为处子,郁郁难吐,……写出多情女子礼防自持处,令人掩卷唏嘘,辄唤奈何。”^{[7]P257}

燕梦卿与林黛玉二者集守礼自持及自主性情于一身,《林兰香》在偏重表现燕梦卿守礼的同时不失其个性表现,《红楼梦》在着重描述林黛玉自主个性的同时不越出礼教规范,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中单讲理或论情的描写不同,因而在人物表现上更具真实感。最后燕梦卿与林黛玉以早逝为结局,写出了作者的生死态度,及其对死亡的认识。

三、死亡: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

人皆乐生恶死,“天欲其生而恶其死”^{[8]P294}(《墨子·天志》)“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9]P265}(《孟子·告子上》)“人知所欲,生甚亦;人知所恶,死甚矣。”^{[10]P257}(《荀子·正名》)因此,惜命、惜时是中国人面对生死时最主要的态度,“寿夭穷通”是人们衡量生死价值意义的主要标准。然而在《林兰香》与《红楼梦》中,作者不讳谈生死,在忍受死亡所直接呈现出的极度无奈与悲伤之时,死亡本身也成为保存人物本真性情的必然途径。

《林兰香》与《红楼梦》的整个故事情节是在死

亡与梦幻的基础上展开的,《林兰香》开卷写道:“天地逆旅,光阴过客,后之视今,今之视昔,不过一梨园,一弹词,一梦幻而已。”^{[12]p1}《红楼梦》则直接以“梦”为标题,因此,人生如梦之叹,死亡成为这两部小说的主要叙述主题。其中,作为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燕梦卿与林黛玉两人最后都以早逝为结局,这反映了作者独特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理想,表现出繁华过后万物皆空之苍凉及生命美的恒久境界。燕梦卿与林黛玉的死亡都带着生命本身的必然性,即病弱而死。就燕梦卿来说,她先遭伊士义错给药物以致留下水泻病根,而她的人生态度,即“自为妇以来,逆来顺受,亦惟忍之而已。”也决定了她生命的难以久持。对此,宣爱娘就说过:“我想你的病虽是水积,终觉有些情思。大凡人心神安舒,病从何来?惟心动于中,斯外邪乘之以入。我见你终日言笑,一如无事。其实千思万虑,并积于心。此即生病之由。”“忍之一字,固息事之源,实乃生病之胎也”^{[2]p83},最终燕梦卿在猜忌、冷落以及耿朗的故意忽视之下,在无可释怀的忧思之中瞑目早逝。

就林黛玉而言,虽然曹雪芹并没有写出林黛玉死亡时的具体过程,但必是因泪尽体弱而逝。一方面,作为“绛珠仙草”,林黛玉因受了神瑛侍者,即贾宝玉的雨露浇灌之恩,于是决定以一生之眼泪还他:“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1]p9}癞头和尚也说过“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1]p39}她自己发现“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1]p660}这些话都暗含了林黛玉泪尽而亡的结局。另一方面,体弱多病的身体加速了她的死亡,“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1]p39}因此下人给了一个“病西施”的称号。也因此,虽与贾宝玉情意相通,却担心终不能与之相守,“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1]p434}

体弱多思是燕梦卿与林黛玉早逝的直接原因,通过二者之死,《林兰香》与《红楼梦》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心理,燕梦卿之死是为了彰显作者的忠贞思想,是为了在死亡之中获得一种功名成就的满足。而林黛玉之死是为了持守作者心灵中的清净世界。《林兰香》以“兰草”来指代燕梦卿,其深层的

意蕴是为了塑造一个如屈原般忠贞的节妇贤妻形象,所以,表现在燕梦卿身上即呈现出与屈原一样的命运轨迹。燕梦卿遭受冤屈命运,却不为自己辩解,恪守为妻准则,因为“暗昧事体,如何分辨得?必须日久自明,方不惹人笑谈。若必口巧舌能,就使辨得干净,然令丈夫怀羞,自己得志,亦非为妇之道。况且男子性气最易激发,万一羞恼成怒,则无益反有害矣。”^{[2]p134}在死后终使耿朗释疑,冤屈得解,并一直反复出现在耿家及其与之相关的人物口中,从未淡出观众视野,且声名显赫。如第四十回老司礼祭设一坛,众仆人哭分三奠这一章节,是对燕梦卿之贤能的全面肯定,不仅如此,朝廷嘉奖燕梦卿节孝,准其追封,以燕梦卿为耿朗嫡母。这样,燕梦卿死后不仅冤屈得解,而且身份被扶正,并获准神主牌位接受众人祭拜。因此,燕梦卿之死更多的带着功成名就的荣光,是对“虽活四十年,胜过了贫贱的八十岁”^{[2]p224}这句话的最佳写照。除此之外,燕梦卿的死亡被写成离开人寰回归仙源的过程:“梦里尘缘几度秋,卿家恩意未能酬。仙源悟处归宜早,去去人寰莫再留!”^{[2]p144}在耿朗的黄粱梦中,作者于死亡之后再造了一个理想世界,使燕梦卿与耿朗、宣爱娘等耿府众人再聚其中,最终的结果是燕梦卿之死不仅荫庇后代,耿朗九十九岁而卒,而且得以在再造的理想世界中长生不老,消解了燕梦卿之死所带来的悲剧力度,反映了作者渴望“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心理及其对公义世界的期许。

曹雪芹则是以独特的视角在人生的大悲大美之中作纯粹的审美观照,因此死亡成为作者实现其审美理想的必然选择。林黛玉之死是为了使清净世界得以存留,这个清净世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儿”的清净,一个是“情”的清净。作者透过贾宝玉与甄宝玉之言写出了“女儿”的清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1]p28}“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1]p31}这里,将“女儿”与水联系起来取其“洁”,而要用清水香茶漱了口后才能说这两个字的行为则表明其对清净女儿们的尊崇。因此,才对“女儿”与“女人”区分得很明确:“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

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1]p811-812}以“死珠子”和“鱼眼睛”来比喻“女人”,表明其对“女人”的否定,甚至带着一种厌恶的态度,“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1]p1078}所以当贾宝玉得知贾迎春将嫁给孙绍祖并带着四个丫头一起去时,贾宝玉跌足叹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1]p1121}因此在贾宝玉看来,或者也可以说在作者眼中,凡女儿则各各是好的,女人则各各是不好的。这里所谓的“女儿”是指没有被凡尘浊世、富贵名利所污染,仍旧保持着女儿的纯朴天真自然本性的那些女性,所以林黛玉这株来自世外的仙姝,贾宝玉所倾心恋慕的“女儿”在死亡中保存了其恒久的女儿性。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情知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p1093}因此演出了一幕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死生恋歌,最后在功名富贵俱全中圆满落幕,这是对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纯粹情感的讴歌。然而,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爱恋比《牡丹亭》更纯粹、更清净,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情感始终处于“意淫”阶段,贾母有一段话评论贾宝玉的这种“意淫”:“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为如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1]p1094}贾宝玉

亲近丫头而不冒犯她们的行为让贾母感到困惑,然而结合贾宝玉的“女儿”观,则可以知道贾宝玉亲近这些女儿们仅仅只是对她们作纯粹的审美欣赏,因此,林黛玉作为贾宝玉心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他对她的爱恋更多的是一种来自精神上的情感诉求,是源自心灵的契合。通过林黛玉之死,作者维持了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情”的清净。

四、结语

作为《林兰香》与《红楼梦》这两部小说中的灵魂人物,燕梦卿与林黛玉身上体现了封建社会中,贵族大家庭背景下,人们对理想女性的普遍的审美观念。作者以欣赏的笔调写出他们心底的窈窕淑女,于大家族中呈现她们之间相似却又不同的生存面貌,在与“草木”相连之中,写出了她们的幽娴忠贞与清净品性,在情与理的融合中自然流露出一种美好的人性。燕梦卿与林黛玉之死是作者自身人生理想与人生体悟的自我呈现,于大悲大美之中呈现了作者的人生追求,从这一点而言,《红楼梦》比《林兰香》具有更深刻的悲剧内涵,《林兰香》的作者在不公的社会中,企图通过死后的功成名就,借助佛道的因果善恶观念来满足对美善的追求,死亡在此成了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人们获得重聚的过程,这虽然消解了燕梦卿之死的悲剧意蕴,但在表达人生如梦这一主题时却失去了力度。而《红楼梦》中,死亡在成为保持林黛玉清净性情的必然手段的同时,体现出了作者于现实生存境遇中所体验到的死亡本身所具有的声消人散的幻灭感。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清]随缘下士.林兰香[M].徐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5]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刘琳等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 [6]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7][清]陈其泰评.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 [8]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 [9]孟子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0]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1]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M].徐朔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2]蔡义江.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红楼梦论佚》中的一章[J].红楼梦学刊,1981(01):39-71.
- [13][韩]李爱珉.封建“淑女”的理想化与世俗化——以燕梦卿、林黛玉、薛宝钗的悲剧命运为中心[J].红楼梦学刊,200(3):299-309.

(下转52页)

来。”^[5]“绮霞”们的出现,无疑是一抹曙色。凌叔华塑造的这两类女性形象在五四这个广阔天空下,以人性为底色,配上或忧或喜的蓝色黄色乃至曙色,从而获得了其恒久的魅力。她的作品,对于我们今

天商品经济、消费文化大潮中的女性,如何在社会生活中不被支配被奴役,发现并积极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经济和灵魂上的独立,是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 [2]阎纯德.试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J].中国文化研究.2002(8):135.
- [3]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4]凌叔华:中国现代文学百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 [5]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Ling Shu-hua's Novels: Different Structure but Same Spirit Compared with the Soul of Era

WU ZHeng-jia, LING Duan-ming

(Quanzhou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e Chinese woman are modeled by power of men continues a long time, and they agree with these attitudes and bear the hegemonic discourse voluntarily. Female realized the subjectivity and unique in themselves under the blowing of western feminism until the period of May-4th. Ling SHu-hua's novels with its perspective of female narrative different from others writers in the period of May-4th. Her novels displayed the fact of modeled women whose awoken and struggled. Its writing personality seems present different structure but contains the same nature just as the spirit of May-4th.

Key words: May fourth; Ling Shu-hua; modeled; the power of male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39页)

Comparative Study about Yan Mengqing and Lin Daiyu

MO Luo-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Yan Mengqing and Lin Daiyu are two typical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They are perfect im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dy which represents the author's ideal. It suggests that the living beings are metaphor for human and those noble character of them reflects the purity of human nature, which suggest the two women's destiny. By combining emotion and traditional ideas, the author also shows his appreciation on human nature. When it comes a sad ending that is about a premature death of the ladies, instead of giving a normal happy ending, it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author's new understandings towards life attitude. Besides, those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appear that the author is positive about the good impact on kindness and caring.

Key words: Yan Mengqing; Lin Daiyu; living beings; emotion and traditional; death

(责任编辑:周锦鹤)